

卷第四百三十六 畜獸三

馬 盧從事 韋有柔 吳宗嗣 漢威 於遠 張全 王武 韋玘
 駱駝 明駝 知水脈 風腳駝 兩腳駝 白駱駝
 騾 白騾 推磨騾
 驢 僧朗 厭達國 村人供僧 張高東市人 賀世伯 王甲 湯安仁 王薰
 盧從事

嶺南從事盧傳素寓居江陵，元和中，常有人遺一黑駒，初甚蹇劣，傳素豢養歷三五年，稍益肥駿。傳素未從事時，家貧薄，矻矻乘之，甚勞苦。然未常有銜轍之失，傳素頗愛之。一旦，傳素因省其槽櫪，偶戲之曰：「馬子得健否？」黑駒忽人語曰：「丈人萬福。」傳素驚怖卻走，黑駒又曰：「阿馬雖畜生身，有故須曉言，非是變怪，乞丈人少留。」傳素曰：「爾畜生也，忽人語，必有冤抑之事，可盡言也。」黑駒復曰：「阿馬是丈人親表甥，常州無錫縣賀蘭坊玄小家通兒者也。丈人不省貞元十二年，使通兒往海陵賣一別墅，得錢一百貫，時通兒年少無行，被朋友相引狹邪處，破用此錢略盡。此時丈人在遠，無奈通兒何。其年通兒病死，冥間了了，為丈人徵債甚急。平等王謂通兒曰：『爾須見世償他錢，若復作人身，待長大則不及矣。當須暫作畜生身，十數年間，方可償也。』通兒遂被驅出畜生道，不覺在江陵群馬中，即阿馬今身是也。阿馬在丈人槽櫪，於茲五六年。其心省然，常與丈人償債。所以竭盡駑蹇，不敢居有過之地，亦知丈人憐愛至厚，阿馬非無戀主之心，然記傭五年，馬畜生之壽已盡。後五日，當發黑汗而死，請丈人速將阿馬貨賣。明日午時，丈人自乘阿馬出東棚門，至市西北角赤板門邊，當有一胡軍將，問丈人買此馬者。丈人但索十萬，其人必酬七十千，便可速就之。」言事訖，又曰：「兼有一篇，留別丈人。乃驤首朗吟曰：『既食丈人粟，又飽丈人芻。今日相償了，永離三惡途。』」遂奮迅數遍，嘶鳴齧草如初。傳素更與之言，終不復語。其所言表甥姓字，盜用錢數年月，一無所差。傳素深感其事。明日，試乘至市角，果有胡將軍懇求市。傳素微驗之，因賤其估六十緡。軍將曰：「郎君此馬，直七十千已上。請以七十千市之，亦不以試水草也。」傳素載其縵歸。四日，復過其家，見胡軍將曰：「嘻，七十緡馬夜來飽發黑汗斃矣。」（出《河東記》）

韋有柔

建安縣令韋有柔，家奴執轡，年二十餘，病死。有柔門客善持咒者，忽夢其奴云：「我不幸而死，尚欠郎君四十五千。地下所由，令更作畜生以償債。我求作馬，兼為異色，今已定也。」其明年，馬生一白駒而黑目，皆奴之態也。後數歲，馬可值百餘千，有柔深歎其言不驗。頃之，裴寬為採訪使，以有柔為判官。裴寬見白馬，求市之。問其價值，有柔但求三十千，寬因受之。有柔曰：「此奴尚欠十五千，當應更來。」數日後，寬謂有柔曰：「馬是好馬，前者付錢，深恨太賤。」乃復以十五千還有柔。其事遂驗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吳宗嗣

軍使吳宗嗣者，嘗有父吏某從之貸錢二十萬，月計利息。一年後，不復肯還，求索不可得。宗嗣怒，召而數之曰：「我前世負汝錢，我今還矣。汝負我，當作驢馬還我。」因焚券而遣之。逾年，宗嗣獨坐廳事，忽見吏白衣而至，曰：「某來還債。」宗嗣曰：「已焚券，何為復來？」吏不答，徑自入廄中。俄而廄人報馬生白駒。使詣吏舍問之，云：「翌日已死矣。」駒長賣之，正得吏所欠錢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孫漢威

江南神武軍使孫漢威，廄中有馬，遇夜，輒尾上放光，狀若散火，驚群馬，皆嘶鳴。漢威以為妖，仗劍斬之。數月，除廬州刺史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於遠

鄴中富人於遠者，性奢逸而復好良馬，居第華麗，服玩鮮潔，擬於公侯之家也，常養良馬數十匹。忽一日，有人市中鬻一良馬，奇毛異骨，人爭觀之。遠聞之，酬以百金。及馬至廄中，有一老姥扣門請一觀。遠問之曰：「馬者駿逸也，豪俠少年好之，宜哉，老母奚觀？」老母曰：「我失一良馬，十年游天下，訪之不得。每遇良馬，必永日觀之，未嘗見一如我所失之馬也。何阻一觀，不以為惠。」遠因延入從容，出其馬以示之。老母一見其馬，因怒變色，回觀遠而言曰：「我馬也。」遠曰：「老母之馬，奚人賣？昔日何得之？何失之？」老母曰：「為我昔日遇北邙山神為物傷目，化身以求我，我以名藥療之，目愈，遂以此馬賜我。我得此馬，唯不乘之上天。乘之游四海之外，八荒之內，只如百里也。我常乘東過扶桑，有一人遮其途而問我此馬焉。及夜，至西竺國，忽失此馬。我自失此馬以來，十年不息。遍天下，皆不知我訪此馬也。去年今日，流沙見一小兒，言有一異馬如飛，倏然東去矣。我既知自東方，疑此馬在中華，必有常人收得此馬者。我故不遠萬里而來此，今果得之。我今當還君百金，馬須還我。」遠性癖好良馬，又聞此馬之異，深吝惜之。乃拜老母，乞且暫留，以玩賞數日。老母怒曰：「君若留此馬，必有禍發。」遠因亦怒老母之極言，遂令家僮十餘人共守此馬。遣出老母，其家果火，盡焚其宅財寶。遠仍見姥入宅，自躍上此馬而滅。（出《瀟湘錄》）

張全

益州刺史張全養一駿馬，甚保惜之，唯自乘跨，張全左右皆不敢輕跨。每令二人曉夕以專飼飲。忽一日，其馬化為一婦人，美麗奇絕，立於廄中，左右遽白張公。張公乃親至察視。其婦人前拜而言曰：「妾本是燕中婦人，因癖好駿馬，每睹之，必歎美其駿逸。後數年，忽自醉倒，俄化成駿馬一匹。遂奔躍出，隨意南走，近將千里，被一人收之，以至於君廄中。幸君保惜。今偶自追恨為一畜，淚下入地。被地神上奏於帝，遂有命再還舊質，思往事如夢覺。」張公大驚異之，安存於家。經十餘載，其婦人忽爾求還鄉。張公未允之間，婦人仰天，號叫自撲，身忽卻化為駿馬，奔突而出，不知所之。（出《瀟湘記》）

王武

京洛富人王武者性苟且，能媚於豪貴，忽知有人貨駿馬，遂急令人多與金帛，於眾中爭得之。其馬白色，如一團美玉。其鬃尾赤如朱，皆言千里足也。又疑是龍駒，馳驟之駛，非常馬得及。王武將以獻大將軍薛公，乃廣設以金鞍玉勒，則其馬不肯受。薛公聞之，

也。其馬忽於廄中大嘶一聲後化為一泥塑之馬立焉。武大驚訝，遂焚毀之。（出《大唐奇事》）

韋玘

京兆韋玘，小逍遙公之裔，世居孟州汜水縣莊。性不喜書，好馳騁田弋。馬有蹄齧不可羈勒者，則市之。咸通末，因來汜水，飲於市，酣歌之際，忽有鬻白馬者曰：「此極駟駿。」玘比乘之於衢，曰：「善，可著鞭矣。」遂市之。日晏乘歸，御之鐵鞭。一僕以他馬從。既登東原，絕馳十餘里，僕不能及。復遺鐵鞭，馬逸不能止。迅越榛莽溝吠，而比酒困力疲，度必難禁矣。馬方驟逼大桑下，比遂躍上高枝中，以為無害矣。馬突過數十步，復來桑下，瞑目長鳴，仰視比而長鳴蹶地。少頃，齧桑木本，柿落如掌。臥即或齧草於十步五步內，旋復來齧不已，桑本將半焉。玘懼其桑之顛也，遙望其左數步外有井。伺馬之休於茂草，乃跳下，疾走投井中，才至底，馬亦隨入，玘比與馬俱殞焉。（出《三水小牘》）

駱駝

明駝

明駝千里腳，多誤作鳴字。駝臥，腹不貼地。屈足漏明，則行千里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知水脈

敦煌西，渡流沙往外國，濟沙千餘里無水。時有伏流處，人不能知。駱駝知水脈，過其處輒不行，以足踏地。人於其所踏處掘之，輒得水。（出《博物志》）

風腳駝

于闐國有小鹿，角細而長，與駝交，生子曰風腳駝。日行七百里，其疾如吹。（出《洽聞記》）

兩腳駝

悒悒國治烏滸河南，本漢大月氏地。劉番《梁典》云：「出兩腳駱駝。」（原缺出處，明抄本、陳校本作出《洽聞記》）（出《洽聞記》）

白駱駝

哥舒翰常鎮於青海，路既遙遠，遣使常乘白駱駝以奏事，日馳五百里。（出《明皇雜錄》）

騾

白騾

唐玄宗將登泰山，益州進白騾至，潔朗豐潤，權奇偉異。上遂親乘之。柔習安便，不知登降之勞也。告成禮畢，復乘而下。才及山址，上休息未久，有司言白騾無疾而殞。上歎異久之，謚之曰「白騾將軍」。命有司具椁槨，壘石為墓。墓在封禪壇北數里，至今存焉。（出《開天傳信記》）

推磨騾

臨洛市中百姓，有推磨盲騾無故死，因賣之。屠者剖腹中，得二石，大如合拳，紫色赤斑，瑩潤可愛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驢

僧朗

晉僧朗住金榆山，及卒，所乘驢上山失之。時有人見者，乃金驢矣。樵者往往聽其鳴響。土人言：「金驢一鳴，天下太平。」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厭達國

西域厭達國，有寺戶以數頭驢運糧上山，無人驅逐，自能往返，寅發午至，不差晷刻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村人供僧

世有村人供於僧者，祈其密言。僧給之曰：「驢。」其人遂日夕念之。經數歲，照水，見青毛驢附於背。凡有疾病魅鬼，其人至其所立愈。後知其詐，咒效亦歇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張高

長安張高者轉貨於市，資累巨萬，有一驢，育之久矣。唐元和十二年秋八月，高死，十三日，妻命其子和乘往近郊，營飯僧之具。出里門，驢不復行，擊之即臥。乘而鞭之，驢忽顧和曰：「汝何擊我？」和曰：「我家用錢二萬以致汝，汝不行，安得不擊也？」和甚驚。驢又曰：「錢二萬不說，父騎我二十餘年，吾今告汝人道獸道之倚伏，若車輪然，未始有定。吾前生負汝父力，故為驢酬之。無何，汝飼吾豐。昨夜汝父就吾算，侵汝錢一緡半矣。汝父常騎我，我固不辭。吾不負汝，汝不當騎我。汝強騎我，我亦騎汝。汝我交騎，何劫能止？以吾之肌膚，不啻直二萬錢也。只負汝一緡半，出門貨之，人酬爾。然而無的取者，以他人不負吾錢也。魅行王鬍子負吾二緡，吾不負其力，取其緡半還汝，半緡充口食，以終驢限耳。」和牽歸，以告其母。母泣曰：「郎騎汝年深，固甚勞苦。緡半錢何足惜，將舍債豐秣而長生乎？」驢擺頭。又曰：「賣而取錢乎？」乃點頭。遽令貨之，人酬不過緡半，且無必取者。牽入西市魅行，逢一人長而胡者。乃與緡半易，問之，其姓曰王。自是連雨，數日乃晴。和覘之，驢已死矣，王竟不得騎，又不負之驗也。和東鄰有金吾郎將張達，其妻，李之出也。餘嘗造焉，雲見驢言之夕，遂聞其事。且以戒貪昧者，故備書之。（出《續玄怪錄》）

東市人

開成初，東市百姓喪父，騎驢市凶具，行百步，驢忽語曰：「我姓白名元通，負君家力已足，勿復騎我。南市賣魅家，欠我錢五千四百文，我又負君錢數，亦如之。今可賣我。」其人驚異，即牽往。旋訪主賣之。驢甚壯，報價只及五千。及詣魅行，乃得五千四百文，因賣之。兩宿而死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賀世伯

北齊時，曲安賀世伯年餘六十，家有小驢，未經調習，使兒乘之，二兒更亦被撲。世伯嗤之曰：「佇劣小子，誠無堪。我雖年老，不須韉鞍，猶能控制。」遂即躑上。驢驚迅跳走，世伯慌忙跳下，僅得免撲。其夜在堂內，與所親宴聚。世伯欲睡，忽然驚起，以手掩額。家人怪問，云：「吾夢調此驢，以杖擊之，誤打吾額。今痛熱如湯，腫大如梨。」往看其驢，在他村外。其人因病而死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王甲

隋大業中，洛人有姓王者常持五戒，時言未然之事，閭里敬信之。一旦，忽謂人曰：「今當有人牽驢一頭送來。」至日午，果有一人牽驢一頭送來，涕泣說言，早喪父，其母寡，養一男一女。女嫁而母亡，二十年矣。寒食日，持酒食祭墓，此人乘驢而往。墓在伊水東，欲渡伊水，驢不肯行。鞭其頭面傷，流血。既至墓所，放驢而祭，俄失其驢。其日，妹在兄家，忽見其母入來，頭面流血，形容毀悴，號泣告女：「我生時，避汝兄送米五斗與汝，坐得此罪。報受驢身，償汝兄五年矣。今日欲渡伊水，水深畏之，汝兄鞭撻我，頭面盡破，仍期還家更苦打我。我走來告汝，吾今償債垂畢，何太非理相苦也。」言訖出門，尋之不見，唯見驢頭面流血，如母傷狀，女抱以號泣。兄回，怪而問之。女以狀告。於是兄妹抱持慟哭，驢亦涕泣皆流，不食水草。兄妹跪請。若是母者，願為食草。驢即為食，即而復止。兄妹莫如之何，遂備芻粟，送王五戒處。後死，兄妹收葬焉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湯安仁

唐京兆湯安仁家富，素事慈門寺僧，以義寧元年，忽有客寄其家停止。客盜他驢，於家殺之，以驢皮遺安仁。至貞觀三年，安仁遂見一人於路，謂安仁曰：「追汝使明日至，汝當死也。」安仁懼，逕至慈門寺，坐佛殿中，經宿不出。明日，果有三騎並步卒數十人，皆兵仗入寺。遙見安仁，呼湯安仁。不應而念誦愈專。鬼相謂曰：「昨日不即取，今修福如此，何由可得？」因相與去。留一人守之，守之者謂安仁曰：「君往日殺驢，驢今訴君。使我等來攝君耳。終須共對，不去何益。安仁遙答曰：「往日他盜自殺驢，但以皮與我耳。非我殺，何為見追？諸君還，為我語驢，我本不殺汝，然今又為汝追福，於汝有利，當舍我也。」此人許諾，曰：「驢若不許，我明日更來，如其許者，不來矣。」言畢而出。明日遂不來。安仁於是為驢追福，舉家持戒菜食云爾。盧文礪說之，安仁今見在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王薰

天寶初，有王薰者，居長安延壽裡中。常一夕，有三數輩挈食，會薰所居。既飯食，燭前忽有巨臂出燭影下。薰與諸友且懼，相與觀之，其臂色黑，而有毛甚多。未幾，影外有語曰：「君有會，不能一見呼耶？願得少肉置掌中。」薰莫測其由，即與之，其臂遂引去。少頃，又伸其臂曰：「幸君與我肉，今食且盡，願君更賜之。」薰又置肉於掌中，已而又去。於是相與謀曰：「此必怪也，伺其再來，當斷其臂。」頃之果來，找劍斬之。臂既墮，其身亦遠。俯而視之，乃一驢足，血流滿地。明日，因以血蹤尋之，直入裡中民家，即以事問民，民曰：「家養一驢，且二十年矣。夜失一足，有似刃而斷者焉。方駭之。」薰具言其事，即殺而食之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